

白屋诗风

孙乾亨题



第三集

成都吴芳吉研究会 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白屋诗风

孙致和题

第三集

成都吴芳吉研究会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中华诗词学会会长 孙轶青

主 管：成都市文联

编 印：成都吴芳吉研究会

印 刷：四川省星河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准印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

川成新出内字(2003)B23号

印 数：1-500

《白屋诗风》编委名单

顾	问	孙轶青	谢 韬	丁 芒
		刘 征	杨金亭	钟树梁
		杜 谷	羊 村	袁志权
主 任 委 员		尹朝国		
副主任委员		何 斌	李必强	石怀湘
委 员		马世宁	李伟民	陈述泉
		张诚毅	张永贵	温昌绪
		窦志成	解小力	潘竹苍
		戴维新	朱树群	蒋达美
名 誉 主 编		钟树梁		
主 编		李必强		
副 主 编		戴维新	马世宁	温昌绪
本 期 责 编		李必强	戴维新	张永贵



2003年4月,吴研会采风组在江津白沙黑石山拜谒吴芳吉先生墓。



2003年9月,第三次白屋诗风学术研讨会在青城山东坡山居举行。图为大会会场。



碧水潺潺下茂林，更上桃源又一村。

作者：马世宁

目 录

编者寄语

为真诗喝彩	(1)
-------------	-----

白屋论坛

1. 《婉容词》赏析	马东庸 (3)
2. 关于“新体诗歌”的几点思考	尹朝国 (8)
3. 吴芳吉诗论与当代先进文化	吴子牛 (16)
4. 吴芳吉歌行中的格律运用	刘友竹 (20)
5. 《两父女》欣赏	朱树群 (23)
6. 吴芳吉诗观述要	李必强 (29)
7. 吴芳吉对诗歌改革的主张及其创作实践的先进性	张诚毅 (37)
8. 紧跟时代要“求变”	宣制辉 (42)
9. 辞赋写作谈	温昌绪 (45)
10. 论文摘要	(52)

新体初探

尹朝国	61	李友邦	70	陈晓玲	78
王吉祥	61	李武祥	71	林笑天	79
文咏	62	李培森	72	杨瑞思	83
左学权	62	余光惠	72	周龙禄	84
向策	62	张永贵	74	钟树梁	84
冯伯群	63	杨万忠	74	黄润苏	85
冯超群	65	张祥麟	74	陶美传	86
左际永	67	张勇	76	高啸皋	86
卢道武	68	赵德尧	77	徐征	87
吴子牛	68	陈时良	77	温昌绪	88
朱桓桐	69	陈绍陶	78	戴维新	89
李必强	69				

诗词百卉

刁长庆	91	成器	94	余拱枢	96
尹朝国	91	刘伯高	94	余博文	96
王公盛	92	朱华光	95	李必强	97
王吉祥	92	朱洁	95	李伯村	97
王屏周	92	苏世勋	95	李武祥	98
文忠毅	93	朱树群	95	李承熙	98

李仲夔	98	赵敬亭	106	黄荣武	114
李锡庆	99	赵德尧	106	彭 健	114
李沅青	99	邹 昱	106	谢惠生	114
吴 红	99	柯芹兆	107	蒋清安	115
吴书田	100	胡力三	108	傅培森	115
杨 眉	101	周开郁	108	温昌绪、潘竹苍	115
何玉白	101	周龙祿	108	温昌绪	116
何焱林	102	罗潮岗	109	谭宇清	116
余国泰	102	高师亮	109	廖志刚	117
何遂良	103	袁 伦	110	廖新柏	117
陈述泉	103	袁仲南	110	潘竹苍	117
萧 平	104	姚远骏	111	滕 锦	118
陈晓玲	104	钟志武	111	蓝光临	118
张玉白	104	钟树梁	112	奚志成	119
张永贵	105	黄述远	113	薛凤翥	119
赵文灿	105	郭植生	113	戴维新	120

金 堂 诗 声

白昭培	121	李培森	125	余拱枢	128
卢道武	122	陈明生	125	唐 泽	129
刘世亮	123	张玉琼	126	徐 征	129
任天华	123	张松竹	127	韩良臣	130
李云鹏	124	张诚毅	128		

采 风 专 辑

马世宁.....	132	陈光复.....	134	蒋达美.....	135
尹朝国.....	133	杨 眉.....	135	窦志诚.....	136
何 斌.....	133	罗昌一.....	135	戴维新.....	137
李必强.....	133	柯芹兆.....	135	蒋达美.....	138
李伯村.....	134				

缅 怀 仙 翁

马乐庸.....	141	李必强.....	145	徐 征.....	147
尹朝国.....	141	李伯村.....	145	钟树梁.....	148
牛 健.....	142	陈明生.....	145	童 荣.....	149
文隆海.....	142	陈述泉.....	146	黄述远.....	149
左际永.....	143	张永贵.....	146	温昌绪.....	149
刘伯高.....	143	吴红、杨眉.....	146	潘竹苍.....	150
朱树群	143	胡力三.....	147	魏泉如.....	151
刘友竹.....	144	罗明达.....	147	窦志成.....	151
吴子牛.....	144	柯芹兆.....	147	戴维新.....	151
李云鹏.....	144				

新诗一角

无 穷.....	152	肖 平.....	158	袁仲南.....	160
王加祎.....	155	陈万民.....	158	喻仁恩.....	161
左学权.....	156	杨万忠.....	159	曹金浑.....	161
刘宗生.....	157				

资料选载

重庆张家花园与吴芳吉伯伯	刘 熹 (163)
“白屋诗人” 吴芳吉的传奇人生	蔡佑祥 (167)
信息之窗	(179)
稿约	(181)

为真诗喝彩

——编者寄语

诗坛前辈吴芳吉先生认为，诗有真伪优劣之别，而无新旧之分。他说“诗之真伪，无关白话文言……也无关哲理韵律之有无”“诗之佳处，不在文字与文体之别，而在其内容的精彩。”以中国诗歌而论，两千多年来其体式历经演变，由古风而律绝，由律绝而词曲，由词曲而现代新诗。其题材内容，涉及天地人文，宇宙百态，不可尽言。其体裁样式难计其详。然而诗之本质，即诗歌的艺术特性与创作规律并没有改变。虽然作者学识修养未必尽同，读者鉴赏也有高下之分，但真正的好诗不论体式总能赢得世人欣赏而传之久远。

《白屋诗风》前任主编已故诗家谷声滢先生在《再谈传统诗词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论及中国诗歌体裁变化的历史状况及规律时指出：历代诗歌体式的演变总是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从自由到规范，再从规范到自由。新体式的产生首先是由于内容的革新而引发和带动的。它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新体式诞生后，旧体式并不会消亡，它们在长时期内共荣共存将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诗歌体制变革的客观规律。今日

诗坛，传统诗歌、新诗与新体诗歌相互兼容，取长补短，互为参照，互为营养，必将有益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与振兴，从而生产出更多的无愧于时代的诗词佳作。

当今中国，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神舟飞九天，商路通四海。从地理风貌到社会经济，从物质生活到人文理念，无不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科技进步不仅创造出绚丽多彩的物质文明，也酿就了新的时代精神。但是阳光之下也有阴霾暗渡，百花园中难免草芥偷生。诗人当以天理人情为念，美民之所乐，刺民之所恶。为此必须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前沿，把握时代前行的脉搏，捕捉诗词创作之灵感，多层次多侧面反映社会变迁，讴歌人民的智慧与美德，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鼓呼不止。

《白屋诗风》创刊以来，以秉承白屋诗人遗风，倡行诗词继承创新为己任。其独特用心初步赢得了诗界同仁和广大会友的支持和赞许，这使我们倍感欣慰。恳请诸君在继续关注本刊的同时，多赐佳作。一切旨在弘扬白屋诗风，倡言诗词创新的研讨文章和兼有意象神韵之美、人文内涵之美、音韵节奏之美的诗词作品均受欢迎。

锦里繁花铺大地，诗坛异彩耀神州。但愿《白屋诗风》这朵艺苑小花在中国诗坛振兴的春风雨露中吐艳争芳，生命永驻。

白屋论坛

《婉容词》赏析

甘肃 马乐庸

吴芳吉先生的《婉容词》，是我国新体诗词的伟大开端。当时，胡适、刘大白等人也作了类似的尝试，但其作品的影响，都不及《婉容词》深远。因此，我们对婉容词，必须认真学习，认真研究。

《婉容词》好在哪里？我的体会是：一曰义正，二曰体新，三曰情深，四曰辞美。试分述之：

一、义正。《婉容词》是正义词，它同情善良，反对奸恶；同情纯洁的真情，反对污浊的邪欲。婉容为什么自杀？是因为某生“与美国一女子善，女因嫁之，而生出婉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因为第三者插足，或者说是因为某生追求新欢而遗弃了她。某生以资本主义的婚恋观为借口，为武器，背叛他与婉容已经建立的爱情生活和幸福家庭。他们结婚时是“洞房一对璧人娇，手牵手，嘻嘻笑”，离别时是“江船一夜语，竟成断肠诀”。可见，某生提出离婚，和一开始就反对包办婚姻者，不可同日而语。作者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婚恋观，并非同情封建主义的婚恋观。封建主义的婚恋观是不好的，因为它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无可讳言，在这种习俗下，许多人走着先结婚后恋爱的路子，也会有终身不渝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资本主义的婚恋观，比起封建主义的婚恋观来，是一个进步，

但也是不好的，因为它受商品原则的支配。也无可讳言，在这种习俗下，许多人由于纯真和正直，也会有终身不渝的爱情和家庭生活。所以，不管爱情是怎样发生的，只要它真正建立起来了，任何由于邪欲而导致对它的背叛，都是不道德的，是丑恶的，是可能闹出人命来的。某生虽然打着反封建、要自由的大旗，但掩盖不了他追求新欢，背弃故人的事实。“这薄情世界，何须再留恋”，杀姬容者，薄情之某生也。

《婉容词》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在当时的留洋热中，许多人学了外国的好东西，但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什么好的都没学到，而对追逐女性，遗弃旧妻那一套却学得特别快。这是作者十分厌恶的。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外国的好东西当然要学，但有的人就是不学这些，而只学了“性解放”之类的东西。在这方面，《婉容词》也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婉容词》共十七段，其中最短的一段是：“他说，你是中国人，你生中国土。中国土人但可怜，感觉那知乐与苦。”绝对不可忽略了这一段。学得了“自由”二字，洋味十足的某生，就是这样看中国人的。好一个假洋鬼子！他已经自列于中国人之外了；中国人是不知苦与乐的没有感觉的土人，当然可以任人遗弃，任人侮辱，任人宰割。类似某生的这种洋奴嘴脸，当时只有鲁迅揭露过。由此可见，《婉容词》所写的悲剧，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悲剧之一。《婉容词》内容的深刻意义，正在于此。

二、体新。《婉容词》是中国诗词的新发展，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的新体裁。这种新，不是新得面目全非，而是新得恰到好处。

第一，格式新。很明显，《婉容词》是从词曲发展而来的，但它一不用旧的词牌、曲牌；二不作新的词牌、曲牌，而是创造了一种活的词曲体裁。其特点是：段无定句，句无定型；既有传统词曲的美感，又可以自由地写。

第二，语言新。它比过去的词曲更口语化，但同样讲究精炼、优美。如“喔喔鸡声叫，汪汪狗声咬，铛铛壁钟三点渐催晓”，“给你美金一千元，赔你的典当路费旧钗钿。你拿去买套时新好嫁奁，不在你空房顽固守六年”等等，都是当代口语，包括“壁钟”、“美金”这些新名词，而读起来，同样琅琅上口。

第三，在布局剪裁上，也有新鲜之处。《婉容词》分十七段，并以数字依次标明。这是向西方文学学习的。中国古典叙事长诗，没有此例；格律诗和词，更不用说了；戏曲是分出的，也与此不同。这样分，对于写较长的诗，特别是叙事诗，很有好处。我还注意到，《婉容词》的各段虽然长短不一，但它们和词的长短差不多。这是最合适的，便于诵读，便于记忆，比那些分段太长的更好。

《婉容词》写的是从“残阳又晚”到“江昏落月斜”一晚上的事。对过去，是从回忆某生来信中诉说的。这种剪裁方法也有学习西方文学长处的因素^①，使作品更加集中，更加凝炼了。

^①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例数

《婉容词》写于一九一九年，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这样的新体诗，适应社会变化、语言变化的需要，既可以将一切现代新语、新词经过锤炼入诗，又能继承前人优秀的诗词语汇和语法；既突破了某些诗词的严格的格律，有舒卷行藏的广阔自由，又继承了中国诗词优美、凝炼的特点及其基本的美学规律。这种以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的新体诗，最能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最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芳吉先生以其成功之作，为中国新体诗词开辟道路的巨大功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认识和景仰，日益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婉容词》是叙事诗，是词曲式的，只是新体诗中的一种。新体诗还会有多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应该是“一套新体诗歌”。

三、情深。诗要以情动人，这是普遍规律。《婉容词》之极大成功，而且比作者的其它作品更为人所热爱，核心也是一个情字。它是叙事诗，而且第一人称写，就是为了更便于抒婉容之情。“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这个开头，真是突兀而来。婉容的深深的爱，深深的愁，深深的怨，深深的恨，变成惨惨的问话，惨惨的哀号，直扑读者，让你感到她的痛苦，充塞乎天地之间，怎能不为之感动！

作者着力写出了婉容之情的无比丰富性。它不是单纯的爱，单纯的恨，单纯的哀怨，单纯的绝望，而是千丝百结，千回百转，难解难分，柔肠寸断。某生对她的思断义绝，她早已知道了，但直到最后，还是“泪向眼包流，流